



三次交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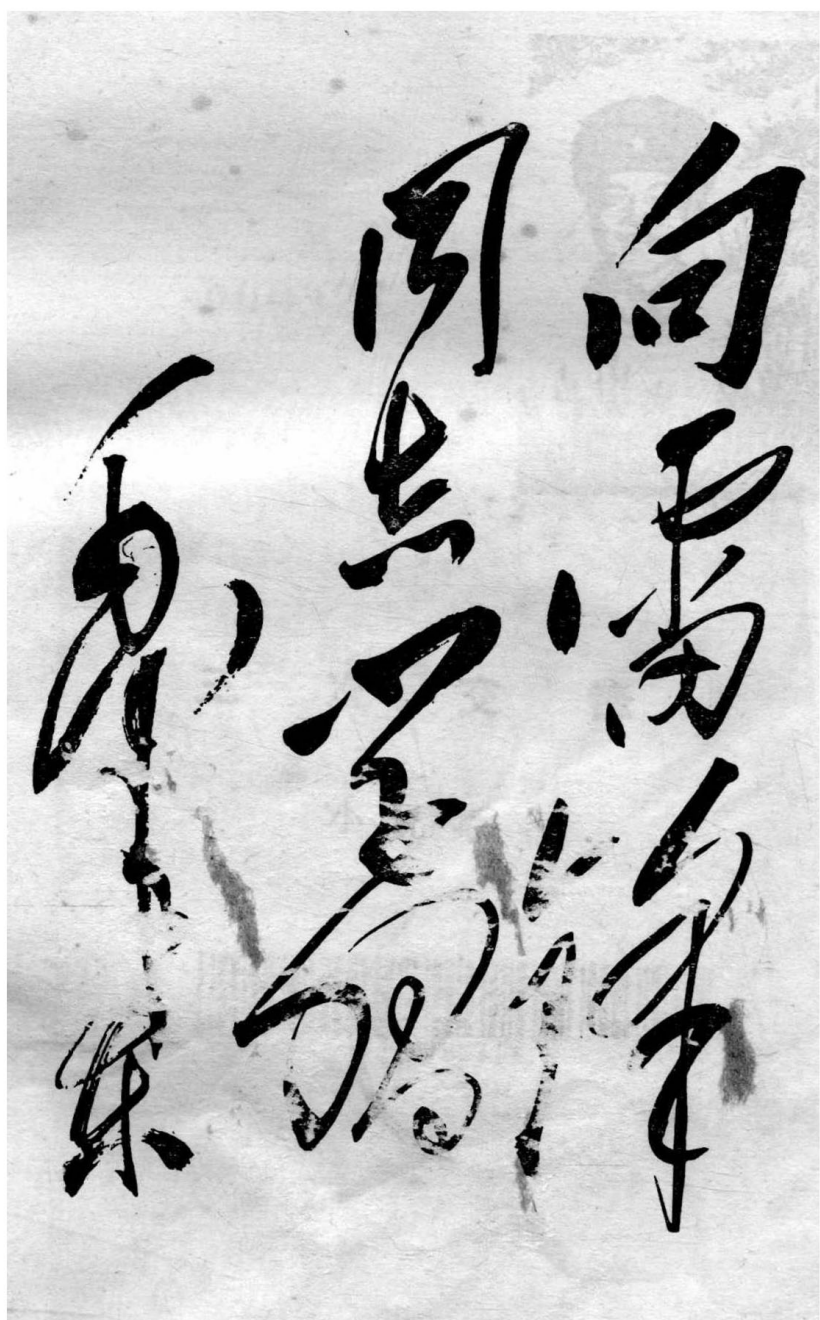
新 兵



三 次 交 锋

小 说 集

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，是为纪念毛主席的光辉题词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发表十周年而选编的，共收入短篇小说四篇。作品通过几对青少年朋友互相帮助、共同进步的故事，反映了广大青少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，在劳动中、生活中，处处以雷锋同志为榜样，学雷锋，做雷锋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。故事虽然短小，却生动地展示了一幅“千万个雷锋在成长”的壮丽图景。

目 录

三次交锋

..... 余松岩 (1)

新春的早晨

..... 陈甫森 (16)

我和大波

..... 山 石 (31)

两个爱踢球的好朋友

..... 许桂森 (51)
章以武

三 次 交 锋

余 松 岩

我只要一看到村前那座木桥，就会想起凌志耘。

凌志耘是我的小伙伴，又是老同学、老战友。别看我俩滚得烂熟，可心思却不完全相同。为了这个，我和他还有过好几次思想交锋呢！主要的几次，就发生在这座桥上。

记得第一次交锋离开今天将近十年了。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夏收大忙时候。那时真不巧，遇上一场强台风，来不及收割的稻谷，被台风吹落了不少。风前抢割的稻谷，因为是“抢”，没有平时那么细，收割时也撒落了不少。我几次听到人们叹息说：“哎，要是没有这场台风，每亩至少也能多收五十斤谷子！”

风后第三天的傍晚，我提着一个竹篓，拿着一把小铁铲，到围基、田塍边去捉蜢蜢喂鸭子。来到三顷围，见不远处有一个人弯着腰在已经收割的稻田里，既不象捡拾谷穗，又不象干其他活，不知在搞什么名

堂。我好奇地加快了步子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小凌。他一手捏着一个粘糊糊的泥团，在田里轻轻地滚动，只滚几下，泥团上就粘满了金黄色的稻谷。我越看越乐，不由得嘻嘻笑着说：

“小凌，这不是糍粑蘸芝麻么？你真会玩呀！”

他直起腰来，红红的圆脸憨厚地一笑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只见他把两个粘满稻谷的泥团放进一个装着大半桶水的桶里，涮了几下，泥团上的稻谷就都沉到桶底了。接着，他又象刚才那样，把两个泥团放在田里滚动起来。这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啊，他不是在玩，是在用新办法拾谷！我心里一动：照他这样拾些谷回家喂鸭子，多好呀！可惜自己没有带水桶来，粘上了谷子也涮洗不出来。我四下里看了看，立即有了个主意。于是蹲下身子，快手快脚在田里挖了个坑，不一会儿，坑里就渗满了水。我把竹篓放进坑里，水从千百个小孔汩汩地直向篓里钻，一下子就成了个天然水桶。我高兴地在田里抓起一块烂泥，搓成两个团儿，学小凌那样干了起来。

“你也拾谷啦，太好了！”小凌笑咪咪地说。

真奇怪，我拾谷，他为什么那么高兴？为了多抢点时间，我顺口“嗯”了一声，仍旧低着头一个劲儿地干。夏日天长，直干到天黑，看不清地上的谷粒了，

方才停手。

“走吧，明天再干。”小凌招呼着我说。这时我才看清，他不但有个桶，还有只小箩，两头都装了个半满，洗净晒干，少说也有三十斤谷。可我也不差，短短时间就拾了大半箩，看来至少也有十斤左右。

走不多久，到了村前小桥上，两人要分手了，我说：“小凌，明早天见亮，我们就来这里碰头，赶在开工前，再拾上几斤。我家的北京鸭，吃了这些谷，哈哈，准生双黄蛋！”

“怎么，你拿这些稻谷喂自家的鸭子？”小凌象被竹蜂螫了一下似的惊叫起来，“这不对！”

“有啥不对，我是工休时间拾的谷！”我理直气壮地说。

他放下担子，走近我的身边，严肃地说：“这件事，我俩的心思不一样！”

可不是，劳动一天了，要不是为了多吃几只鸭蛋，我才不来拾谷呢！我不由得摸了摸痠痛的腰骨和发胀的双腿，没有应他，迈步就走。他气了，几步冲到我跟前，拦住我的去路说：

“瑞祥，雷锋叔叔为了支援灾区，把自己省吃俭用积下来的一百元钱，捐献给受灾的阶级兄弟。现在我们大队受了风灾，学校放农忙假，也是叫我们回来

为集体干活的，我们怎能把集体田里的稻谷，拾回自己家里去喂鸭呢？”

他双目凝视着我，眼光充满恳切的神情。理在他那边，我只好认输了，不由自主地点点头。只见他那红扑扑的圆脸上，立即又现出了憨厚的笑容。

我跟着小凌把捡来的谷子送到大队部。恰好大队干部们正在开会，见我们送谷子来，都很奇怪，小凌便将新的拾谷方法，向他们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他叙述的时候，总是说“我们”、“我们”的，好象从头到尾，我和他都是一个心思一样行动，压根儿就没有过分歧似的。在座的叔叔们听了，一个个竖起大拇指，夸赞起我们来。我又激动又惭愧，站在小凌身边，只觉得自己比他矮了大半截。

“好，真是好孩子！”支书顺生叔连声说。接着，他问小凌：“谁教你们这样做的呀？”

“雷锋叔叔！”小凌脱口答道。说完，他又补充一句：“是我们向雷锋叔叔学习的。”

顺生叔转过头来问我：“是吗？”

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指了指小凌，讷讷地说：“我，我是向他学习的。”这一说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我满面通红，感到耳根都在发烫。我低下头郑重地说：“真的是这样。真的，真的……”

顺生叔拍着我们两人的肩头说：“你们都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好孩子！”

大队接受了小凌的建议，发动孩子们用新方法拾谷。真是聚沙成塔，全大队二千多亩受灾田，拾到的谷竟有几万斤之多。后来这个办法还在全公社推广呢！

事过两年，也就是一九六五年，我和小凌都初中毕业了。他的成绩全班第一，主科都在九十分以上。同学们都在考虑，毕业后是升学还是就业。一天，听说工业专科学技术学校搞招生的同志，来到我们学校。有人说，象小凌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，不用考试，由学校保送就可以上工业专科学技术学校。我听了真是羡慕得不得了，竭力怂恿小凌说：

“小凌，就读工专吧！毕业出来，到工厂当个技术员，多好呀！快去找老师说说。”

他笑了笑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有自己的理想。”

谁也没有想到，在填写升学志愿表的时候，小凌填了“回乡务农”四个大字。这一来，全校都议论开了。有的笑他傻，有的为他惋惜，可也有人——好比我们的校长、公社党委副书记却说他是个有志气的孩子。

就这样，小凌拿着初中毕业证书，回乡务农了。他还把自己的名字“志云”改成“志耘”，表示务农的决

心。

我呢？也回乡务农了。尽管我很想读工业专科学校，可是没有考上，只得暂时回家种田。那时我觉悟低，一想到读了九年书，到头来还是落得个抓锄头，心里总有点灰溜溜的，提不起劲头来。

一天晚上，我站在村前木桥上，倚着栏杆，四下张望。南岸的田野上，静悄悄的；村子里，除了茅屋，就是树影，一个人也看不到。才九点多钟，全村就已进入了梦乡；要是在城市，这时正是热热闹闹的时分，电影院在放电影，剧场里锣鼓喧天，街道上的人群熙来攘往。……我正胡思乱想，忽听到“笃”的一响，接着桥下亮起了手电筒的光。我弯腰低头看去，忽见电筒光倏地熄灭了，桥下又是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谁在那里？”我的话还没出口，忽然想起早几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上，支书顺生叔谈了大队的阶级斗争情况，要大家提高警惕，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。现在莫非真的有坏人在桥下捣鬼？我壮起胆子，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到达桥那端，俯身向下望去，隐约看见一个人影在桥下，正想大声喝问，手电筒又亮了，噢，原来是凌志耘。只见他借着电筒光，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，记完以后，右手托着一块小木板，左手三

指象中医把脉似的按住右手的脉搏，接着就将小木板丢进水里。这时正值大潮，水流又涨又急，一转眼，小木板就顺水漂走了，电筒光也熄了。

凌志耘又在搞什么名堂来着？我想了许久也弄不清，于是决定给他开个玩笑，来个“突然袭击”。

“谁在桥下，不上来，我要开枪啦！”我故意用十分严厉的声调喝道。

“你别瞎嚷嚷，搞乱了我的数字，非和你算账不可！”

我忍不住噗哧一笑。没多久，凌志耘上来了，一手握电筒，一手拿竹竿，竿上系着一条麻线，线头绑着一块小木板。我向他打趣道：“人家钓鱼用钩，你用小木板，这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”

他没有答话，把电筒塞到我手上，命令似地说：“给我照着！”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，又在上面写起来。这下我才看清，他记的是这条小河涨潮、退潮各个时间的流速、流量等数据。

“原来你在搞测量呀！那你按住脉搏干什么？学中医？”

他摇了摇头说：“那是计算时间。一分钟是六十秒，我这个天然‘手表’每分钟跳七十二下，一换算就行了。瑞祥，我昨天初步计算了一下，我们这里完全

可以修建小型潮汐水电站。”

我哈哈大笑说：“我们这里是国家大电网供电，这样小的潮汐，能发多少电？你真是白费神。”

“现在工农业生产都在大发展，实现机械化、电气化，需要很多电。要是我们自己能够修建小水电站，大电网的电就可以更多地支援工业生产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。”他倚着栏杆十分认真而又充满激情地对我说，“要是今后机械化、电气化了，那我们这个村子就更美了，白天有白天的景致，夜晚有夜晚的风光，到那时候呀——”

“那是后话。”我冷冷地打断他的话说，“可现在，老实说，这单调的生活我过不惯。”

“过不惯？怎么能这样讲？瑞祥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俩的心思不一样。眼下，农村生活是单调些，艰苦些，咱们回乡生产，不就是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，用我们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？”

看，凌志耘又在做我的思想工作了。没等他说下去，我就来了个先发制人，把话头转到他身上：“志耘，你说的道理我明白。我回乡务农，是应该的。可你跟我情况不一样，你有条件读工专，将来毕了业，不是当技术员，至少也是个技术工人，有专长，贡献大；再说，在城市工作，不会落得现在晴天一身汗，

雨天一身泥，受这份累。你呀，真是鸭蛋不捡捡田螺呀！你还要不要理想，你还想不想有出息？”

凌志耘听了我这番先发制人的话，沉默了半天，才摇着头说：“瑞祥同志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俩的心思不一样啊！”

“还是这句老话！”我心里一边说着，一边听他慢条斯理地说下去：

“雷锋同志说，‘一个人活着，就应该象白求恩同志那样，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——共产主义全部献出。’你想想，没有乡村，只有城市；或者城市先进，农村落后，能达到共产主义吗？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：以农业为基础。我为建设祖国打基础，为建设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，我认为我的理想是崇高的，我的行动是有出息的！”

凌志耘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，它也曾打动过我的心。但是，要做到他那样，对我来说，还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

又是几年过去了。党的“九大”胜利闭幕后不久，凌志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当上了青年突击队队长。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也有了进步，当上了青年突击队副队长。谁知就在这以后，又

发生了一件事，这对我是个新的考验：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进一步鼓舞了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冲天干劲。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早日实现，公社决定办一间略具规模的农机修造厂，由各大队选送一名青年社员先到县里学技术，回来进厂当工人。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建议派凌志耘去。

我听到这消息后，心里想：“这次凌志耘肯定要走了，翅膀长得硬的鸟儿，总是要高飞的啊！”

吃过晚饭，洗罢了澡，我怀着惜别和羡慕的心情到凌志耘家去。走到他住房的窗前，忽听见里面风扇呜呜响，探头看去，只见一台电风扇正对着两个盆里的十几棵禾苗吹个不停。我立即明白，这是凌志耘在做试验——抽穗灌浆期间的禾苗，被台风吹过后，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它结实饱满。这台风扇，还是我从公社商店借来的呢！这时，凌志耘背向窗口，身子一动不动地站着。我正想从窗口跳进去，吓他一跳，忽见他的老妈妈站在一旁，满面笑容地看着儿子搞科学实验。我不得不打消刚才的念头，心想吓坏了老人家可不是玩的。

这时候，凌志耘已经关了电风扇，蹲下身子察看禾苗。他妈妈笑着说：“真不知你们年轻人玩的什么把戏，妈耕了一辈子田，还没见过这样种田的。”

“妈，这可不是玩把戏。我们这儿台风多，常遭灾，要是能找出抗台风的好办法，那每年从台风口里，不知能夺回多少粮食呢！”

“哎哟，这可是件大事，是得好好研究研究。妈问你，去工厂的事，你拿定主意了吗？”

哦，他们母子俩谈起这件事来了，我倒要听一听。

凌妈妈说：“听人讲，你设计的几个水轮泵站，能发电，能排灌，还能碾米、切饲料，你是个又有学问又能干的小伙子，进了工厂，会更有出息！”

凌志耘摇着手说：“妈，你可别听这些，我这点儿学问，离这广阔天地的需要，人民的需要，还差十万八千里呢！建水轮泵站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，是大伙儿的帮助，集体的力量。雷锋同志说得好：‘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的。’”

“这话说得在理。”老妈妈点着头笑着说，“有人讲，去工厂有出息，在农村就没出息。照我看，有出息没出息，不在去工厂还是留在农村。在农村，多打粮，多作贡献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，就很有出息！”

“妈，你说到我心里去了。”凌志耘高兴得跳起来说，“去工厂的事，我想过了，这事很重要，是得派个大伙儿信得过的人去。我想留下来，建议党支部

派……”

我听到这里，再也没有心思听下去了，两耳发烧，心里扑扑跳。他们母子俩的话在我耳际回响着，我惭愧极了。凌志耘真是好样的！他听党和毛主席的话，处处以雷锋同志为榜样，一个心思建设农村。而我却认为“翅膀长得硬的鸟儿，总是要高飞的”，这说明自己的思想深处，还没有把根扎在农村，还有“远走高飞”的念头，这怎么能对得起祖祖辈辈辛苦种田养活我们的贫下中农，又怎么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？

我边想边走，不觉已回到家中。进了房，我拿起凌志耘送给我的《雷锋日记》，坐在床头，认真读起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房门“砰”的一声给推开了，妹妹象旋风似的走进来，嚷着说：

“哥，你到哪儿去了呀？顺生叔到处找你，这是他给你的信！”

我把信接在手上一看，顿时目瞪口呆了。这不是别的信，而是要我去公社农机修造厂当工人的介绍信。我怔了一会，猛地跳下床，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向门外跑，直向支书顺生叔家奔去。谁知，顺生叔连夜到公社开会去了。

支书不在家，怎么办呢？对，找凌志耘去，这事